

# 方言、古漢語和共同語的比較研究例說

陳亞川

北京語言學院《語言教學與研究》編輯部

## 零 引言

漢語語言學作為一門研究漢語這一具體語言的「個別語言學」，可以分為「歷史的研究」和「斷代描寫的研究」；還可以分為「方言的研究」和「共同語的研究」。從理論上說，對漢語共同語和方言的研究，可以有歷史研究、斷代描寫、方言與共同語的比較研究等等區別。每一種研究都有相對的獨立性和特殊價值，都可以發展為具有特定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的分支學科，也都能為漢語研究做出應有的貢獻。當然，各種研究不可能也不應當彼此孤立、截然分開，而應當和可以互相聯繫、互相促進。歷史的研究要以斷代描寫為基礎：在研究的可能和有助於了解語言規律來龍去脈的條件下，用歷史觀點說明語言現狀，則可以使斷代描寫更加深刻。方言與方言、方言與共同語的比較研究，可以幫助認識它們的各自特點和對應規律，更好地解決漢語研究中的理論和應用問題。

現代的科學的漢語語言學，就其主流而言，走的似乎是一條不那麼純粹的描寫語言學的道路。就漢語共同語即普通話的研究來說，歷來很重視跟方言的比較，注意考察歷史的來源。特別是普通話的語音研究，往往把古今及普通話與方言的對應規律作為一項重要內容。就漢語方言研究來說，從本世紀 20 年代開始興起的現代漢語方言調查到 50 年代全國漢語方言普查，到 70 年代末 80 年代以來的全面深入研究，許多著作的內容，在著重描寫分析各個方言的語音、詞匯和語法系統的基礎上，也密切結合研究各個方言的歷史來源，研究各個方言和共同語即普通話的對應規律，研究各個方言之間的關係。當然，這樣說並不意味著每一位作者、每一種著作都一定包含現代漢語方言的斷代描寫、歷史研究及與共同語的比較研究等方面的內容。實際上，不同的時代，受不同的語言學觀念、方法(如歷史語言學或描寫語言學)的影響，或者出於不同的研究目的，對於研究內容都可能有不同的取向或側重。例如：趙元任先生的《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作為較早的中國描寫語言學的重要著作，內容包括《廣韻》、《國音》(即普通話)、吳音三方面的對應，注意到古今演變的規律性。羅常培先

生 1955 年在《廈門音系》(1931)再版前言中說到「這本書裏只比較了廈門音跟《廣韻》和《十五音》的異同，而沒有比較廈門音跟北京音的異同」。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的《昌黎方言誌》(1960)則只有「昌黎音和北京音的比較」，而無昌黎音和《廣韻》的比較。這幾部書的做法雖然有所不同，但都有很高的科學價值，是代表不同時期漢語方言研究水平的奠基性和示範性的傑出著作。

如果說，方言研究、歷史語言研究和共同語研究互相結合是漢語研究的一種傳統，或者說是一種途徑和方法，那麼這種傳統和方法過去曾為漢語研究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今後若是更自覺地走這條路子，深入發掘，系統整理，可能為漢語研究帶來新的突破。下面擬從語音、語法、詞匯三方面舉例說明這種比較研究的重要意義，特別是對於解決漢語研究中疑難問題的推進作用。

### 壹 閩語讀音材料對匣母古音擬測的貢獻

系統的方言、古漢語和共同語的比較研究，首先表現在語音方面。在這方面，方言的深入調查和研究，為漢語研究，特別是為漢語歷史研究提供了許多重要的根據。以閩語方言研究來說，不說各種調查研究報告提供的豐富素材，黃典誠先生(1982)專門以閩南話作為上古漢語的「化石」，從聲、韻、調三方面發掘整理了閩南方音中的上古音殘餘。以聲母而言，前人關於上古聲母研究的結論，如錢大昕的「古無輕唇音」說、「古無舌頭舌上之分」說，章炳麟的「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說，曾運乾的「于母(按指喻<sub>三</sub>云母)古讀牙聲匣母」說、「喻母(按指喻<sub>四</sub>以母)古隸舌聲定母」說等等，幾乎都能在閩南方言中找到活生生的實證。

說到閩語研究對漢語歷史語言學的貢獻，恐怕要數閩語系統各方言的讀音材料對匣母上古讀法的參驗作用最為典型。中古匣母字的上古讀法，或者說中古「匣、羣、云」三個聲母在上古的分合及擬音問題，學術界見解不一。簡單說來，一種意見認為匣母(或者包括云母)讀歸羣母，擬為舌根濁塞音[g]；另一種意見認為匣母仍獨立一類，擬為舌根濁擦音[ʁ]。對於上古聲母系統的研究，因為不像上古韻部的研究有先秦韻文作為根據，困難比較多，意見分歧是很自然的。漢語音韻學家過去主要根據諸聲系統以及古籍通假、聲訓、讀若、異文、又音等材料來加以研究，現代學者更重視以現代活的方言材料為證據進行構擬。在匣母、羣母、雲母的分合及上古擬音問題上，最能提供直接有力的證據的莫過於閩語各方言的材料。從所見文獻說，可供佐證的材料如：

黃典誠(1982)提出古匣母字閩南方言今文讀[h]白讀[k]的26個例字：「燬、下、樺、糊、腴、懷、畦、據、號、爻、咬、猴、厚、含、洽、鹹、寒、汗、弭、舷、肢、環、滑、懸、縣、行。」(按：這是從一種閩語次方言中提取最多的例證。)

陳章太 李如龍(1983)提出古匣母字今閩方言口語中讀[k]的10個例字：「猴、糊、鹹、滑、厚、寒、懸、縣、汗、含。」(按：所記錄的18個方言代表點包括屬於閩東話的福州、古田、寧德、周寧、福鼎、屬於閩南話的廈門、泉州、永春、漳州、龍岩、大田，屬於閩中話的永安、沙縣，屬於閩北話的建甌、建陽、松溪，屬於莆仙話的莆田，以及介於閩南話和閩東話的尤溪。這就意味著，這一讀法涵蓋了整個福建境內的閩語方言，在五個次方言區中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李榮(1965)提出匣母字在11種閩語方言中讀塞音的6個例字：「寒、汗、猴、厚、懸、咬。」(按：11種方言是浙江平陽蠻話、泰順蠻話，福建福州、泉州、廈門、漳州、漳平永福，廣東潮州、潮陽、揭陽，海南海口。說明這種讀法的適應範圍不限於福建境內的閩語方言，還包括浙江省南部和廣東省、海南省閩語系統的方言。)

有了以上閩語方言的證據，再加上：

李榮(1965)指出的浙江、江蘇兩省和徽州方言也有和閩語類似的現象，「厚」字讀塞音也見於吳語。

洪篤仁(1963)指出日本萬葉假名曉匣母用[ka]行對音，和見、溪、羣相混，漢音吳音也是這樣；《廣韻》濁音聲母，萬葉假名通常也用濁音對譯(按匣母即與[ga]行對應)，吳音用濁音對譯，而漢音改用清音。

楊春霖 李懷墉(1984)舉出「合、厚、寒、恒、乎、幻」6個字的日語音讀，說明凡匣母字，吳音讀歸[ga]行，漢音讀歸[ka]行。

那麼，我們對於李榮先生(1965)假定上述方言「寒、汗、猴、厚、懸、咬」6字聲母的古音和《切韻》系統不同，是羣母[g]而不是匣母[ɣ]；李新魁先生(1963)提出的匣紐在上古音讀歸見、溪、羣，主要是讀歸羣母；李方桂先生(1971)合「匣、羣、喻<sub>三</sub>」三母為一，擬音[\*g, \*gw]，就比較能理解和接受了。

關於閩語方言匣母字讀塞音對漢語歷史語言學的貢獻，丁邦新先生(1977-1978)與(1983)的前後變化可以說是生動的說明。在(1977-1978)一文中，匣母上古音擬為[ɣ, ɣw]；在(1983)一文中為匣母補充了一個[g, gw]的來源(上古音)。為何作此重大補充修正，從丁文的論述中可以見其思路：第一，對原來的擬測猶感不安，即上古的[g, gw]作為羣母的來源只出現在介音[-j-]的前面，難道[g]這樣一個普通的音不接其他沒有介音[-j-]的韻母嗎？懷疑匣母有[ɣ][g]兩個來源，但要看有沒有線索。第二，在閱讀研究有關閩語的文章時，從董同龢先生(1960)得到啓發，想起用閩語來解決這個問題。董文提到：匣母字在閩語分作[k, k', h, o]，「這當然也是推求中古ɣ的來源的一個線索」。第三，陸續收集例字(列舉「糊、猴、厚、銜、行、寒、汗、懸、縣、含、鹹、滑」等12個匣母字的廈門、揭陽、福州、永安讀

音)，於是從這些匣母字在閩語讀[k]母陽調，為古閩語擬測一個濁塞音[g]進而給上古音(中古匣母的來源)增添一個[g, gw]的讀法。丁文在結語中說：「在本文起頭的時候，我已經提到上古音\* g和\* ʎ問題之產生是另有背景的，從某個角度研究，發生遺留不解的問題，再從另一個角度來補充，也許兩線交叉可以得到一個相當確切的點。」這正是本文想以此為例，說明方言斷代研究與漢語歷史語言研究相結合的意義所在。

## 貳 方言比較研究推動漢語「的」字的研究

在漢語方言研究中，語法研究還是個薄弱環節，相應的方言、古漢語和共同語的語法比較研究更為少見。國外學者如美國夏威夷大學李英哲、鄭良偉教授在這方面起步較早，多有論述，不僅注意到閩方言(臺灣話)與普通話(官話)在語法上的差異，臺灣官話的句法變化，而且力圖說明不同的語法特徵的歷史意義。

1991年3月18日至22日，世界漢語教學學會會刊《世界漢語教學》和北京語言學院學報《語言教學與研究》兩個雜誌編輯部聯合主辦了「語法研究座談會」。座談會主要內容是：圍繞「80年代與90年代的中國現代漢語語法研究」這個中心議題，回顧總結80年代中國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在研究領域的開拓、理論和方法的探索、語言事實的描寫等方面的變化發展和主要成就，探索展望90年代語法研究發展趨勢。座談會在談到80年代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發展變化時，比較一致地認為，得到多數人認可、具有普遍意義並且成為發展趨勢的一個方面是：突破歷時和共時的嚴格區分，開始出現橫向的各方言之間的比較研究、縱向的古今漢語之間的比較研究和對標準語的研究結合起來這樣一種研究途徑和方法。〔參見陳亞川執筆(1991)、陸儉明(1991)、邢福義(1991)〕

這種途徑和方法是由呂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提倡開創的。呂叔湘(1977)專門提出運用對比的方法研究語法，強調：「要認識漢語的特點，就要跟非漢語比較；要認識現代漢語的特點，就要跟古代漢語比較；要認識普通話的特點，就要跟方言比較。」這篇文章和其他的一些著作把古今語法、方言與普通話語法聯繫起來研究，很有啓迪作用。朱德熙(1980)、(1985)、(1990)對北京話與方言中「的」字的研究，對漢語方言裏不同類型的反覆問句的研究，充分體現了他關於在語法研究上將方言語法研究、歷史語法研究和標準語語法研究三者結合起來的觀點，也顯示了這種途徑和方法給漢語語法研究帶來的重大突破。

朱德熙先生關於「的」的研究情況和他由此產生的感想，在(1990)和(1992)的文章中已經說得很清楚。筆者想說的是，從方言比較研究的角度來看，這個典型範例具有重大的意義，必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第一，方言語法比較研究(包括與北京話語法比較)過去雖然有過一些嘗試)，但還是比較少見的。例如，趙元任(1926)對北京、蘇州、常州語助詞的研究，(1928)著作中有一章專門討論吳語 22 處方言裏的語助詞，(1966)對吳語內部進行對比也包括語法方面。至於像朱德熙先生那樣，作為現代漢語語法學家，因為研究北京話的「的」字的需要(運用描寫語言學的理論方法，揭示北京話的「的」實際上包括三個功能各異的同音語素——副詞詞尾「的<sub>1</sub>」、狀態詞詞尾「的<sub>2</sub>」、名詞化標記「的<sub>3</sub>」)，再從方言比較中觀察「的」字三分的局面，並把這種三分鼎立的局面一直追溯到唐宋，則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沿著這個路子走下去，現代漢語語法學者、方言工作者和古代漢語研究者能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密切聯繫，相互參驗，那麼對於解決各自領域的疑難問題，開創漢語研究的新格局，應該是會有幫助的。過去搞現代漢語研究的學者一般不大注意方言研究的情況，現在主動要從方言語法研究中找路子推動現代漢語語法研究，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反過來，現代漢語語法學者在語法研究理論和方法的探索、普通話語言事實的描寫等方面的豐碩成果，也很值得方言語法學者借鑒。

第二，方言語法研究近幾年來顯然有長足的進步，但從總的是還是比較零散和初步的，缺乏系統和深入，已經發掘的方言語法材料以及能直接提供給相關學科參考的成果還不很多。因此，重視、加強、支持、鼓勵這方面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讀朱德熙(1992)的論文，對此會有很深的感觸。這篇長篇論文是美國國家人文科學基金資助寫成的，用以比較的方言材料，有些是已經刊佈的方言著作，更多的是為了題目的需要特別組織力量調查研究所提供的報告。從朱先生搜集調查方言材料的過程和進行方言比較研究的情況，可以看到他對漢語方言語法研究、對我國語言學學術研究人才的培養寄以殷切的希望。該文尚未刊出，特引幾段供參考：

我們要研究「的<sub>2</sub>」，首先就要研究狀態詞。漢語方言裏的狀態詞形式，構造複雜。可是過去對它注意得不夠，資料很少。在為數不多的報告或論文裏，更少注意「R + 的<sub>2/3</sub>」的句法功能，因此很難利用。在下文關於狀態詞方面的討論裏，我們主要根據的是汪國勝湖北大冶(金湖)話，項夢冰福建連城(新泉)話，巢宗祺關於吳語四個方言點(湖州、平陽、新昌及福建浦城)的報告和鄭懿德(1988)關於福州話的論文。

過去把漢語方言語法的共同點強調得過了頭，就是因為對方言語法的特殊性了解得太少的緣故。我們關於漢語方言語法的知識越多，就越能感到它的豐富和多樣。我們現在關於方言裏的「的」的知識比朱(1980)發表的時候豐富多了，不過我們不知道的東西肯定比已經知道的多得多。

所以對方言語法研究來說，調查和描寫是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有些方言語法調查報告看起來好像很瑣碎，可是很有用。鄭懿德(1988)和黃雪貞(1982)的報告

描寫福州話和永定(下洋)客家話形容詞重疊式的構造和語法功能，條分縷折，不厭其煩，確實有點兒瑣碎。可是語言本身就是那麼複雜，不「瑣碎」就不足以刻畫其細節。我們利用這些報告的時候，甚至於還嫌它不夠瑣碎。方言語法的研究還剛開始，如何進行調查還有待積累經驗，目前最重要的是充分肯定此類報告的學術價值，這樣才有人願意去做。

朱先生的文章最後以「的」字為例，說明此類研究，不但有它本身的價值，而且在類型學上也很有意義，希望今後在這方面有更多的專題報告和論著出現。朱德熙先生沒能等到這個長篇論文正式發表就與世長辭了。他 30 年來研究「的」字所走的路子和取得的重大進展，是留給後人的一份寶貴遺產。

### 叁 表示「液體沸騰溢出」義普通話口語讀 [p'u] 陰平的方言本字考

漢語方言的詞匯研究有「考本字」的傳統。「考本字」要顧及形、音、義；既要利用漢字，又不要被漢字所束縛；要弄清音韻地位，符合古今語音的演變對應規律；既要調查現代口語用法，又要重視古代書證。因此「考本字」自然就是走方言的共時研究和歷時研究相結合的路子。這是從傳統的語言文字之學到現代語言學一脈相傳的，是歷史比較語言學在漢語研究上的一個應用。

歷代學者在「考本字」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但有待考識和進一步論證的也不在很少。我們平常在讀書識字中就可能遇到「考本字」的問題。現以表示「液體沸騰溢出」、普通話口語讀 [p'u] 陰平為例，究其本字為何，方能貫通古今，既符合語音演變對應規律，又說明意義相互匹配。

《現代漢語詞典》(1993 年重排版) 887 頁：

潏 pū 〈口〉 液體沸騰溢出。

《玉篇·水部》：「潏，水也。」《集韻》卷之五上聲姥韻頗五切下：「潏，水也。」《廣韻》相應音韻地位姥韻滂古切下無「潏」字。頗五切，音韻地位遇攝合口一等上聲姥韻滂母，折合為普通話今讀 [p'u] 上聲；「潏，水也」指水名。可見，普通話口語讀 [p'u] 陰平、表示「液體沸騰溢出」與此音義不合，「潏」是不是它的本字尚無書證，實屬可疑(如作俗字，另當別論)。

《普通話根據方言詞典》(1984 年第 1 版) 54 頁：

潏 bó 薄沒·沒

文 bú 白 púh pū

振作；興起。

◇[潏] pū 1. 因沸騰溢出：糜～嘍……

《廣韻》入聲卷第五沒韻蒲沒切下「淳，淳然興作。」《集韻》卷之九入聲沒韻薄沒切下「淳，淳然興作貌。」《爾雅·釋詁下》：「淳，作也。」《孟子·梁惠王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淳然興之矣。」《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中有關普通話音義所依據的是《現代漢語詞典》。《現代漢語詞典》(1983年重排版)82頁：「淳 bó 振作；興起。」音義與《廣韻》《集韻》相合——《廣韻》蒲沒切、《集韻》薄沒切，反切上字用字不同，讀音一樣，音韻地位都是臻攝合口一等入聲沒韻並母，折合普通話今讀正好是[po]陽平。再看看《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所注閩南方言的音義能否與古漢語和普通話相對應。蒲沒切、薄沒切，折合成閩南話文讀[put]陽入，是對的。但是，這個條目的對照能否成立存在兩個大疑點：①「淳」字與表示「因沸騰溢出」的意義有無聯繫，有沒有資格作「本字」，沒有書證。②注音為[p'u]陽去，如何說明沒韻並母字文讀[put]陽入可以轉換為白讀[p'u]陽去呢？顯然，雙豎線前的普通話音義與雙豎線後的閩南方言音義不能匹配，不應建立對比關係，「淳」不是我們所要尋找的那個音義詞的本字。

《北京土語辭典》(1990年第1版)315頁：

欸 pū 謂用器皿烹煮湯水，沸騰而流溢。如……  
寫為「欸」字，大概是求其象聲，不一定有探究本字的意思。

以上「漚」「淳」「欸」三種寫法作為「本字」資格都有問題。那麼，普通話和閩南話的這個口語音義還有沒有別的歷史來源呢？

《廣韻》入聲卷第五沒韻蒲沒切下：

鸞，《說文》曰「吹釜溢也」。

《集韻》卷之九入聲沒韻薄沒切下：

鸞鏝，《說文》：「吹釜溢也，或從金。」

許慎《說文解字》第三篇下粥部：

鸞，吹釜鸞溢也。從粥字聲。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炊，各本作吹，今從《類篇》。釜鸞溢，各本作釜溢，宋本作聲沸，今參合定為釜鸞溢。今江蘇俗謂火盛水鸞溢出為鋪出，鸞之轉語也、正當作鸞字。

章炳麟《新方言·釋器》：

今謂釜沸水溢出為鸞，讀若鋪，字聲字今多轉為鋪蒲。

黃侃《蕪春語》：

《說文》粥部：鸞，吹釜溢也；蒲沒切。今吾鄉有此語，音轉平，略如蒲。

根據這些可不可以確定「鸞」(或寫為「鏝」)為本字呢？從意義上說完全沒有問題，

古今方言(北京、江蘇、湖北、福建等地方言)都能貫通。語音上，浦沒切、薄沒切，折合閩南話文讀(讀書音)[put]陽入，白讀(口語音)[p'u?]陽入，可以說得通；折合成普通話應讀[po]陽平，而所謂轉為口語音讀[p'u]陰平，還需要不需要再作論證呢？恭候方家正之。

「考本字」並非方言研究者鑽牛角尖，與編纂辭書、讀書識字關係密切。就表示「液體沸騰溢出」讀[p'u]陰平的這個音義來說，漢語字典、詞典應該寫為「鬻(鏝)」，注明讀書音[po]陽平，口語音[p'u]陰平，還是不考慮其音義來源，如上述所引，分別置於「潏」、「涪」、「嘖」之下，不能不謹慎從之。問題能不能得到圓滿解決，結論是否站得住，就看方言、古漢語和共同語的比較研究基礎是否扎實。

#### 參考文獻

- 黃典誠 1982。《閩南方音中的上古音殘餘》，《語言研究》第2期172-187。
- 陳章太 李如龍 1983。《論閩方言的一致性》，《中國語言學報》第1期25-81。
- 李 榮 1965。《從現代方言論古羣母有一、二、四等》，《中國語文》第5期337-346，又355。
- 洪篤仁 1963。《萬葉假名與廣韻對照》，《廈門大學學報》第1期96-145。
- 楊春霖 李懷墉 1984。《現代漢語聲母和日語音讀(吳音、漢音)對應關係研究》，《音韻學研究》第1輯，中華書局出版，485-512。
- 李新魁 1963。《上古音曉匣歸見溪羣說》，《學術研究》第2期。
- 李方桂 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九卷一、二期合刊，1-61；商務印書館(北京)1982年出版，1-103。
- 丁邦新 1977-1978。“Archaic Chinese \*g, \*gw, \* , and \* w”，*Monumenta Serica* Vol. XXXIII；171-179。
- 丁邦新 1983。《從閩語論上古音中的\*g-》，《漢學研究》1-5。
- 董同龢 1960。《四個閩南方言》，《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0本，729-1042。
- 陳亞川 1991。《語法研究座談會紀要》(為《世界漢語教學》和《語言教學與研究》兩個雜誌編輯部執筆)，《語言教學與研究》第3期4-20。
- 陸儉明 1991。《80年代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理論上的建樹》，《世界漢語教學》第4期193-203。
- 邢福義 1991。《現代漢語語法問題的兩個「三角」的研究》，《語言教學與研究》第3期21-37。
- 呂叔湘 1977。《通過對比研究語法》，《語言教學與研究》試刊第2集1-15；重刊1992年第2期4-18。
- 朱德熙 1980。《北京話、廣州話、文水話和福州話裏的「的」字》，《方言》第3期

161-165。

- 朱德熙 1985。《漢語方言裏的兩種反覆問句》，《中國語文》1985年第1期10-20。
- 朱德熙 1990。《「的」字的方言比較研究》，稿本未刊。本文是由美國國家人文科學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Grant No. Ro-21696-88)資助調查研究寫成的。
- 朱德熙 1992。(在中國語言學會第六屆學術年會上的)《書面發言》，《中國語文》第1期80。
- 趙元任 1926。《北京蘇州常州語助詞的研究》，《清華學報》第3卷第2期；《方言》1992年第2期85-111。
- 趙元任 1928。《現代吳語的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科學出版社1958年。
- 趙元任 1966。《吳語對比的若干方面》，收入《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60-72。
- 鄭懿德 1988。《福州方言形容詞重疊式》，《方言》第4期301-311。
- 黃雪貞 1982。《永定(下洋)方言形容詞的子尾》，《方言》第3期190-195。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1978/1983。《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出版。
- 廈門大學方言研究室 1982。《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 徐世榮 1990。《北京土語辭典》，北京出版社出版。